



Q: 相比于舞台的呈现，特别是对一个九零后的舞者来说，成长环境相对单纯，而生活往往比艺术还要残酷，会不会觉得来自生活的滋养还不够？

A: 一方面，可能很多时候舞蹈的终极发问，是超越你的年龄的。而另一方面，舞台创作和个人成长在同时经历进步。你可能还可以从艺术作品、书籍中获得更多滋养，虽然现在我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和经历，但反过来我也告诉自己，只是因为你经历过了，才去做这些作品，可能对舞者来说，已经错过了最黄金的生命周期。有时，也未必是你确实经历过，才知道它该怎么样。这个过程可以同时进行。我也不是看着某个前辈、某位大师，和他们进行比较，我们都在各自的平行轨道里进行着人生，我只需要和自己做对比，寻找坐标轴。

回眸望向来路

Q: 舞者会把生活浓缩，最后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展现，而台下如何去面对生活给你的挫折呢？

A: 人生中每一次的选择，未来都会成为奠定你人生轨迹的故事，现在想想，如果你站在画面外看过往，那些人那些事都像电影镜头里的画面一样，掠过你的生命轨迹，他们都在演绎自己，每一刹那、每一秒钟，刹那即成为永恒。舞台上，仿佛你演的就是你自己，整个生命过往转瞬即逝。我们离未来的自己越来越近，我们每天都在长大老去，离我们的过去越来越远。最后，人生谢幕时我们能获得什么？就是人生中那一份回忆。你的成就、你的名誉，可能只是在那一刻得到的成就，并不会跟随你一辈子。而每一刻的自己，每一刻的感受，正是在那一刻真实存在，当你回眸望向过去，你就明白了全部。换句话说，我还是希望人生有意义，人生有价值，并不在于做给别人看，也不需要将自我的意识强加于别人。我只用我的故事、我的感受，或者说我这个年龄的积淀，去阐释这种生命轨迹。

Q: 这么沉重的生命发问，会不会觉得自己现在探讨过于提前了？

A: 我没有这种担心，不是我年轻，就不能阐释人生。从呱呱坠地开始，你已经和生命有关了。并不是你到了七八十岁才有资格阐释人生的主题，25岁、35岁，或者75岁，都有着不同厚度，而这个厚度不能以时间轴来衡量。并不是比较谁的经历多，而是作为个体而言，每个人都有其灵魂在；每一个灵魂，都有其价值。 ●

我跳的是目之所及、心之所念。这一刻，成之自然，得之不易。舞，跳给自己的心看。看一看，是浑浊还是清凉。流光，让所有瞬间珍贵。但记住的，不过是那一刻的成长。



Q: 这种极其痛苦的创作过程，给你带来哪些经验？

A: 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心路历程，而不是作品主题。当我诠释了主题，人们的思维可能就被框定在某一种特定的意象里。我希望这些经验是开放式的，是没有主题提前让你有所准备的。这样，在体验舞蹈作品时，你才能完全敞开，留下你自己最完整的体验和感受。

寻找自己的坐标轴

Q: 我们都知道成功就在前方，只要坚持。可是往往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出奇地难。

A: 其实，坚持最难，和自己做抗争是最难的。你也许会说，坚持这个词汇，特平淡。但是它却最难做到。如果没有坚持来贯穿，整个作品就是一盘散沙。

Q: 你更擅长的是古典舞，为何要开始挑战现代舞？

A: 更严谨的说法，应该是当代舞。当代舞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，处于同一时空下。古典舞则是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下进行。当代舞，离我们的生活更近，所有人都能领会得到。但其实也不用刻意地区分当代舞还是现代舞。我要表现当下的东西，现代也是在当下。努力去做一个生命的舞者吧，而不是要特意去框定自己处于哪一个舞蹈体系。

Q: 你觉得女性舞者是不是会有更细腻的表达？你觉得她们的特质是什么？

A: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者，到最后Ta一定会是一个生命舞者。等Ta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时，一定会对得起这个称呼。在《一刻》中，我试图呈现这样一个方向。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诠释。第一，它对我身体的考验特别大，不光是《滑》，还有第一部作品《眺》也是在一个限定的舞台上。它蒙上了我的双眼，却让我看到更多。当舞台给你的限制越多，你越能在这种极限状态下看到一个全然未知的自己。《眺》在鼓风机制造的大风里跳舞，排练了几个月。巨大飘逸的衣服在风中摇曳，而头发也常常遮挡视线，让你处于狂躁崩溃的边缘。你要不断学会适应，学会寻找重心。在舞台上，风的涌动，看似动，抑或不动，呈现了内心某种挣扎，自我转瞬间灰飞烟灭，人生的无常和飘渺不定，常常得与失只在一念之间。